

夏天的饭食,不可不提荷叶粥。取整张的荷叶洗净,粥即将熬好之时铺于粥面上。开盖煮。待荷叶开始变色,将其揭开,粥呈微微的绿色,十分养眼。荷叶粥多以大米熬制,小米想必也不是不可。吃荷叶粥佐以天津冬菜,一碗未尽,已经在想第二碗。佐以一小碟油爆虾皮,味道殊绝。

与荷叶粥齐头并进者当属瓠子汤。瓠子的颜色很好看,嫩绿鲜亮。以知堂老人的手法跟着做就好。酱油不必多,只取其鲜,点到即止。但瓠子切片需入油略炸一下,去腥,且增香。入锅不可煮太烂,这是夏天的味道。

瓠子有别种吃法,是与一球球的面筋猛火快炒。瓠子改刀切小块,三分钟左右便得。这道菜配白粥吃,利口爽目。

我奶奶习惯把瓠子叫做瓠瓜,嫩时多用来烧汤,或切丝加面粉做瓠丝饼,软烂可口。老了的瓠瓜掏空,用来做舀水的器物,十分趁手。太上老君装仙丹,江湖郎中卖药,瓠瓜是标配。在晋北乡下,有的人家女孩生太多了,于是给那小女孩的腰间挂两枚嫩瓠瓜,寓意“招子”——因其形态大小,酷似小男孩的关键部位,具象且通俗易懂。

曾看见有人喝粥,来不来把那红彤彤的酸辣泡菜一股脑兑入粥里,就着碗沿,唏哩呼噜一碗落肚。味道想必不恶?

火锅无时无处。在中国,即使是高寒地区想吃一顿火锅,绝非难事。火锅之所以大受热拥,首先因其可以一直吃下去,始终是热气腾腾。不必像吃别的什么菜,吃

## 民间饭食

王蓉

到半碗凉了,得让人拿回去再加热。这对于喝酒之人,尤其扫兴。

中国人吃饭归吃饭,喝酒归喝酒。一口饭,一口菜,没汤亦无妨,往菜汤里兑点开水就算一道汤。幼时跟奶奶住在乡下,桌上永远摆着个热水瓶,吃完饭把菜汤冲半碗,就点老成菜,这顿饭就结束了。

北方高寒,有个火锅摆在那里,一边吃,一边伸手取暖,或者点锅旱烟抽亦无不可。然而四川的火锅怎么说?四川人在数伏天里吃火锅,大汗淋漓,照样顿顿不落。

天热,火锅更热,热热叠叠,吃顿饭捎带脚洗一把桑拿。我奶奶家早前有一只砂火锅,山西阳泉专出这种砂火锅,十分著名。奶奶家的砂火锅总被左邻右舍借去,用来用去,吃涮羊肉想让火更旺,常在上边加一个下粗上细的铁皮筒。砂火锅的味道要比铜火锅好,但易碎,终于用破了。阳泉的砂火锅现如今不知还做不做?

我母亲家里早前有一只黄铜火锅,难得拿来一用。年天下,父亲书房里的蜡梅正开,闻着梅花的香气,他站在书桌前习毛笔字——“驿外断桥边,寂寞开无主……”我望着给搁在厨橱最上边的那个铜火锅,觉得它真是寂寞。

晋北地区的铜火锅,个头都硕大,除了

吃涮羊肉,要在过年时合家坐一处吃一顿“什锦火锅”。全国各地好像都有这样的习俗?家家户户,火锅端上桌,团团圆圆,红红火火。

冬吃羊肉赛人参,春夏秋食亦强身。大夏天吃火锅,涮羊肉必不可少。以热制热,排汗排毒。我吃涮羊肉很简单,小料从来都是韭菜花加油辣子加红油腐乳,撩一点虾油。这三样,味道都冲,但吃起来过瘾。我不喜欢麻酱蘸料,无论荤素,在里面蘸一下,乌糟糟卖相难看。

吃什锦火锅,不要小料亦可,只是火锅里的内容相对得丰富。物资极大丰沛的年代,无须等到过年才能专门置备。想吃什么都现成。超市里能够买到的,一股脑放进锅里煮着去,不必忍受灶台的炙烤,便可开怀畅嚼。

有人来做客,如果是好喝酒的,最好来一个什锦火锅。锅里照例是萝卜丸子、烧肉、土豆宽粉、冻豆腐,既然是“什锦”,那就有什么大可通通都搁里头。一层又一层,时令蔬菜垫底,豆角葫芦萝卜,黑木耳黄花菜金针菇,伏天里地道的酸菜不能少,更离不开的是大白菜,层层码好。最后兑一碗清汤进去,别管了,任它咕嘟咕嘟煮着去。越煮入味。根本不必再上别的什么菜。

暮色四合时分,窗外下起雨来了,雨声潺潺,像坐在溪边吃喝。瓦屋纸窗之下,三二知己,推杯换盏,不能喝酒的来杯清泉绿茶,得半日之闲,简直可抵十年尘梦。

## 粗茶淡饭的诗意

陈益

热,趁着晚风吹拂,赶紧去田头踏水车,给稻禾灌水。吃苦耐劳,是一种无法改变的生活习惯。

显然因为饱经稼穡之苦,人们愈加珍惜来之不易的果实。“田田莲叶发红紫,山槛林亭面面疏。淡饭粗茶随分足,好留异代子云居。”这首竹枝词的附注里,还引用了长蘅《小葺檀园初成》中的诗句:“若肯重来留十日,不辞淡饭与粗茶。”满足于淡饭粗茶,作为一种生活的常态,却能绵延不绝,世代相传。因此,即使是到了新桃换旧符的除夕,都不忘记家人住的是“穷檐”,今年仍是“瘦年”,左邻右舍都没有铺张的意想,不约而同地节约从俭:“除日何曾除旧遁,穷檐聊复换桃符。瘦年不约都从俭,爆竹通宵声有无。”

但,哪怕是肥年,有了好收成,日子也未必宽裕。“新谷新丝一例看,医疮剜肉强颜欢。年来岁岁收双担,无裤依然怯春寒。”农民有了可喜的收获,因为春夏之际的开支已经有了亏空,新谷新丝登场,只能

济得眼前,却后继后来。按照明清时期的习俗,一亩土地采集的棉花,有一百斤的称为“满担”,两亩产量的称为“双担”。双担无疑是年成极丰的,并不常有。然而,一个农户种棉花三五亩,上缴了官租以后,还要偿还债务,辛苦经年,到头来依然敝衣败絮,甚至连御寒的裤子都没有。

另一首竹枝词,从一个侧面描绘农民的愁苦:“节立立夏记分明,吃罢馄饨试宝秤。惭愧阿依消瘦甚,今年身比往年轻。”按照传统,每年到了立夏,人们都要称体重。今年比往年体重减轻了许多。消瘦显然是忍饥挨饿的结果。这样的心境,怕是整天惦记着减肥的人难以理解的。淡淡的忧伤,更反衬出那个时代的社会不公。

幸而,生活在江南水乡,土地腴美,天道酬勤。一分耕耘总能换得一分收获。“上脉膏腴农力勤,五风十雨趁耕耘。春收豆麦秋收稻,不断山歌柳外闻。”田畹里响起的山歌、田歌,始终是那么悠扬。直到今天,仍然被人作为“非遗”传承。

例,必须第一时间赶到现场。一小时内拿出初步调查结果,快速完成场所消毒,密接者转运。有的案例比较复杂,在疑似阶段就要第一时间出动处置,调查病人发病前14天所有的轨迹,一直到被隔离,每个细节都必须调查清楚,漏掉一个环节,往往就意味着可能漏掉了一个研判关键,从而影响整个传染源的判断。

还有松江急救中心成员,负责全区所有新冠有关人员的转运,在超负荷的工作量下,都成了“疯狂的陀螺”;还有机场志愿者们,值守关卡,风险不言而喻,但没有一个人打退堂鼓,大家都想为抗击疫情作出自己最大的贡献;还有区卫健委疾控科的……

白衣天使,平凡中见伟大。每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后,挡在最前面的总是他们毅然决然的背影。哪里有需要,哪里就是他们的战场!他们是一群把生死抛在脑后的人,是善于把生的希望嫁接到春天的人,是手持利刃与恶魔较量的人。每一次出征,都怀着必胜的信念,使命不达,誓死不退,医者仁心,无惧险恶!

## 网

邓荣河

年过七旬的老父亲,仍然经营着乡下的那几亩责任田。因为常年劳作,一双手异常粗糙,弯弯曲曲的掌纹清晰可见。在我看来,那些纵横交错的掌纹分明就是一张网,一张既沉浸于汗水也淹没于雨水的网。

老父亲曾用那网捕捉过不肯轻易上钩的机遇,可浑身滑溜的机遇,一次次总是轻而易举地漏网。听老人们说,年少时的父亲,曾是四乡八村出了名的高才生,而揭不开锅的家境,不得不让老父亲把奢望嫁接到后辈的身上——于是,在上个世纪80年代末,才有了一个贫困农户培养着我们兄弟二人的荣光……我和弟弟相继师范毕业,回到了朝思暮想的家乡。开始步入三尺讲坛的我们,

## 牛和羊,真冤

童孟侯

地球为什么变得越来越暖?为什么越来越像个大火炉?其原因大家都晓得的:汽车尾气排放得太多,空调开得太厉害,煤炭烧得太猛……然而,冷不丁有人揪出了鲜为人知的两个罪魁祸首:一个是牛,一个是羊。罪状是:牛和羊竟然经常打嗝和放屁!

揭发者公布了一笔细账:一头牛每天排放的甲烷为100到200克,而就是这个甲烷,对温室效应的影响相当于二氧化碳的20倍。于是,二得四,一头牛一天要制造4000克二氧化碳。一辆越野车一天行驶53公里,不算少吧?它排放的二氧化碳只有3419克。

结论出来了:牛和羊放屁,才是对地球最大的破坏,世界上的牛和羊有多少多少啊!

我原来以为所谓“牛气冲天”是比喻人们因为没有教养所以处处显得自己力气很大的样子,现在才知道“牛气冲天”是指牛肚子里的气,那个冲上天然后影响大气层的气。

想想牛和羊,真是很冤啊,人要放屁,牛和羊也要放屁。只不过人在公共场合忍着暂时不放,牛和羊却不晓得忍,随时随地就放了。可是,牛和羊吃的是草,不到哪去,连它们的粪便都不是很臭。人吃的是荤的,人的屁当然要比牛的屁臭得多。难道臭的屁里甲烷的含量不比不臭的屁高?可以讲事实摆道理嘛!

牛们一向老老实实从来不吹牛,非但死后全身心地奉献给人类,生前也在为人

们的吃喝服务。又要牛几羊儿好,又要牛几羊儿不放屁不打嗝,要求是不是严厉了一点?又要为人们提供美味,又要担当出气筒的角色,是不是有失公道?我们能稍稍说几句牛和羊的好话?

办法还是有的,非要说牛和羊耗用了我们的臭氧,那么我们可以不吃牛和羊嘛,从此以后改吃不放屁不打嗝的老鼠和蝗虫。就像香烟一样,你说它有毒有害,你可以不抽啊,你可以改吃棒棒糖啊。如果人类不再养牛也不再养羊,地球不就冷多了吗?至于野牛和野羊,它们的数量是极其有限的,哪里能跟饲养场里的奶牛和奶羊相比!

有人预言,科学家接下来有了一个重要的课题:研究如何在牛羊的屁股上安装甲烷回收箱。既然它们不负责任地放了屁,人们就要帮助它们把屁收集起来,不能随随便便放掉;当然,从那时开始,“放屁”,不能再拿来比喻说话没有根据和不讲情理。

牛和羊真的很辛苦,连它们肚子里的气都要“发挥余热”了,今后,我们在家打开燃气灶,扑扑而出的也许不再是天然气,而是天然气和羊然气了,地球的臭氧问题解决了。

不过,还有一个问题:牛和羊打嗝吐出的气如何收集呢?总不见得把它们的嘴和鼻子都套起来?那样就不能吃草了。也有办法,让所有的牛和羊都穿上全封闭的类似宇航服和潜水服那样的衣服,嗝气不就可以收集起来了吗?



午后时光

马凌云 摄

## 莘高風

王英鹏 书

## 和你们在一起才是大事

赵自力

参加工作后,离家远了,加上认为自己要做的事很多,就很少回家。那些年,我一年中也就回去两三次,父母在老家也都安好,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事业的打拼上。而且,总以为父母年纪还不算大,以后有时间再回去看看他们。

如果不是母亲的一场大病,也许这一切还会照旧。住院的母亲像个孩子一样,对生命的渴求比谁都强烈。她不是怕死,她是放不下眼里还是孩子的我们。好在抢救及时,母亲渐渐康复,只是留下了中风后遗症,走路不稳,嘴角稍稍有些歪斜。

我几乎每个星期都回去看望父母,就像按时上学放学的孩子一样。康复中的母亲常常坐在轮椅上,父亲推着她到处走走,尤其喜欢到村口去转转,说不定就碰见我回来了。看见我的身影,母亲就高声叫着我的乳名,那是世间最动听的声音。我常常牵着母亲走走,看看小时候玩耍的田野,听听四处响起的鸟鸣,说些过去的趣事。每每这时,

母亲开心得像孩子,打开话匣子就关不住了。就这样,春天看花,夏季纳凉,秋季摘果,冬季烤火,我陪着母亲走过一年四季。

母亲康复后,常常叮嘱我有事就不要回来了。可我还是放心不下她和父亲,也感觉到两位老人需要我的陪伴,尽管他们不说。父亲还是忙里忙外,我帮些忙后更多的是陪母亲散步。遇到上坡过坎,母亲就紧紧地拉着我的手,就像我小时候拉着她的手一样,生怕不小心松开了。我感觉特别温暖,同时也深深地感受到了母亲的依赖,那种感觉特别幸福。母亲喜欢坐在小院里,经常眯着眼睛晒太阳,晒着晒着就睡着了,老猫依偎在她的脚下,在我看来,那是一幅最美的风景。

后来我很少出去旅游,渔竿也挂起了,和朋友聚会也少了许多,周末回家陪父母,成了我生活的一部分。父母常常对我说,把时间多花在做大事上,我笑着告诉他们:“和你们在一起,才是大事。”



小康

篆刻:何心向

国泰民安



也在织网,一张教会孩子们怎样在知识的海洋里捕鱼猎获的网。每每和老父亲闲谈,老父亲总一次次告诫我们——做人干事要像屋檐墙角下的蜘蛛,不辞辛苦,学会天天织网;切莫学那慵懒的渔人,三天打鱼两天晒网。

如今,老父亲虽已须发苍苍,他的网也已遍体鳞伤。而不服老的父亲,仍用它捕捉着青枝绿叶的梦想。

无论是夏日的清晨,还是冬日的黄昏,看着老父亲一手拉着一个孙子女在乡间散步,我知道,老父亲的心中一定在孕育着一个日渐清晰的梦想。当然,那梦想只在老父亲的内心中做短暂的停留,大多时候,将随着两个孙女飞向远方。